

酒与诗:陶渊明与李白精神内涵之异同

洪玉凤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1)

[摘要] 陶渊明与李白,分别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几位诗人之一,他们之间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却都嗜酒,且诗酒不分。酒在其诗歌创作中是一种重要的情感介质,而其诗歌中渗透的“酒味”也折射出两位诗人精神内涵之异同。

[关键词] 陶渊明;李白;酒;诗;精神内涵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36(2011)01-0060-05

陶渊明与李白分别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几位诗人之一,一位生于四分五裂的东晋乱世,一位活在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一位是中国古代田园诗风的开拓者,一位是传统浪漫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他们之间,有着很多不同之处,但他们又都是中国历史上站在文学之巅的大师,在其绚丽璀璨的诗篇中都蕴藏着一个相同的动力之源、“温柔之乡”——酒。关于陶渊明与李白各自的诗歌作品、思想情感及其与酒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作过专门论述,但以“酒”为介质将两位诗人及其诗歌作品结合起来作比较研究,尚未见先例。本文试以“酒”在陶渊明与李白诗歌创作与审美中的作用,及其折射出的诗人诗歌作品中丰富生动的审美特质,探讨和展现其精神内涵之异同。

一、酒,点燃灵思与诗情的电光火石

谈到陶渊明不得不谈到酒。这位隐士一生嗜酒,且到了痴迷的程度。关于他的嗜酒,历史上留下了不少记载。他作彭泽令,是为了“公田之利,足以为酒”^{[1]460},而这几十亩公田,他用了一半种高粱以酿酒。庐山慧远大师结白莲社参禅拜佛,招他前往,他的要求是“若许饮,则往”^{[2]11}。另外,他的“性嗜酒”我们从“白衣送酒”、“葛巾漉酒”等事典中也可可见一斑。陶渊明存留下来的一百四十余篇诗文中,有近一半提到了酒。比如以酒为题的就有著名的《饮酒二十首》,另外有《述酒》、《止酒》等。我们想象他的生活,首先映入脑海的往往是“清琴横床,浊酒半壶”^{[1]9}。他的孤独是“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1]342};他世俗生活的快乐是“春秋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1]145};他田居读书的愉悦又是“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1]393}。由这些朴素真率的诗句我们看到酒渗透在诗人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里,而“酒香”也弥漫在诗人亦醉亦醒的每一个情感褶皱里。酒里有他无法言喻的孤独体悟,也有他不必为他人道的欢欣快乐。那些让我们觉得无比亲切感动、活色生香的诗句正是生活的流水里注入了酒的缘故。正是酒这一尤物,牵引着诗人悠远的神思,点燃起绚烂的诗情。

我们再看李白的诗,据统计,李白流传下来的千余首诗作中,写到酒的就有二百多首。李白被誉为“诗仙”,也被誉为“酒仙”,他的诗歌创作往往与酒密不可分。李白与同时代的诗人贺知章、草圣张旭等人因都素喜饮酒、恃才放旷,被称为“饮中八仙”。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3]2260}这几句诗非常形象地把李白诗酒不分、恃才傲物

[收稿日期] 2010-05-04 **[修订日期]** 2010-06-12

[作者简介] 洪玉凤(1973-),女,江苏连云港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2009级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的个性描绘了出来。李白自己也在《江上吟》中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4]374} 何来“兴酣”？这首诗的前几句里有答案“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他比陶渊明的欲望要大得多，即使是酒他一要就是美酒，而且常常是以“千”计，不是陶公“半壶浊酒”就陶然悠然而已。我们发现：李白为自己设计的理想生活（先不论其过这种生活的诚意是多少）是必须有酒的，连美人都还在其次——可见酒之于李白的重要性。的确，李白的许多最好的诗歌都是与酒有关的。我们看他未得识遇时的纵酒疏狂“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4]369} 他即将奉诏入京，一开心就“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4]744}；他遭排挤郁闷了就“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4]1062}；他的壮志豪情无法实现就想“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4]951}；他酒逢知己、渐入佳境乃是“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4]1074}。人生的苦乐哀愁、彷徨失意，哪一处没有酒的陪伴呢？诗助酒兴，酒壮诗魂，灵感与才思才像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无法遏制。李白本就天赋诗才，其诗歌作品任气骋词，势如破竹。其火山喷发式的情感表达、奇幻惊人的想象、跌宕起伏的意脉流动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酒的功效。也许李白如此爱酒正因酒既有“水”又有“火”的特性，能冲开他情感的闸门，点燃他体内诗歌的火种。

二、酒，现实与梦想撞击后的减震器

《诗经·柏舟》中说“微我无酒，以敖以游。”^{[5]43} 曹操《短歌行》也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6]138} 酒不仅激发了诗人悠远的灵思与澎湃的诗情，更为重要的是，酒在他们的生活中承担了多种功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是一种精神支撑。如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之前的小序中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1]235} 那么诗人为什么寡欢？为什么夜不能寐？为什么独饮易醉？又为什么醉后题诗？诗人轻描淡写地说是“以为欢笑尔”，但这些隐含的疑问让我们窥视到诗人那自娱欢笑的背后所掩抑的深沉忧怀甚至是隐隐酸楚。《饮酒二十首》以酒为题，却不是只写饮酒乐事，其中包含很多人生哲理、个人志意、生活慨叹在内。如第一首，“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觴酒，日夕欢相持”^{[1]239}。这里谈到了人生的衰败兴荣正如自然的新陈代谢，做一个通达的人就该远离尘世，与美酒相伴。实际上，陶渊明并不是不想光宗耀祖，继承曾祖辈陶侃的事业、家业，也不是不怀忧国之心、济世之志，否则鲁迅先生也不会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7]422} 他也曾“猛志逸四海”^{[1]347}，也说过“如彼稷契，孰不愿之”^{[1]520}。他曾三仕三隐，但身处晋宋易代的乱世，他最终看透了政坛、军阀的虚伪。《饮酒二十首》其七有句云“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1]252} 可见酒是用来忘忧的，是用来远离那些令人烦恼的凡尘俗事的。正因如此，梁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2]8} 萧氏可称得上是陶公的第一个知音，酒正是他孤独时的伙伴，痛苦时的减压器。

李白有很多著名诗篇也都与酒有关，而且其中就有关于“陶渊明的酒”这一意象的。如他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4]541} 其实，同样嗜酒，同样是思想深刻的诗人，同样站在时代的高处清清楚楚地看着这个世界，同样孤独的心境，李白怎会不懂得陶渊明杯中为何物？他当然不是只笑陶公嗜酒，他不过借了陶公的“酒”“体恤”他自己罢了，不然他也不会后面又写道“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在这些诗句里，我们看到李白对陶渊明的钦慕之情，这钦慕里包含着感同身受的深刻理解与认同。两位伟大的诗人隔了三百多年的时空在这些诗句里热情拥抱，而让他们拥抱的正是“酒”这神奇的东西。

李白在五言诗《春日醉起言志》中写道“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觉来眄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4]1074} 此诗创作于李白为小人排挤、被迫辞京还山之后。他思想苦闷，深感人生如梦，遂以酒浇愁，却于酒醒处发现了自然的美好，感悟出人生若梦、不如及时享乐、开怀痛饮的处世哲学。陶渊明在《饮酒》第七首中写道“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觴虽独进，杯尽壶自倾。”^{[1]252} 这两首诗里都有花、鸟这些代表美好自然界的意象，表达出诗人的热爱之情，也隐约蕴含着诗人对仕途及俗世人生的失望。两首诗中一样的“自倾”二字，也透露出诗人相似的孤独心境。虽然陶渊明是自己退隐，不愿做官，而李白是被

馋辞京，然而同样的根源是现实与诗人的梦想无法契合，一个是“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8]2287}，一个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4]705}——声气口吻如此相似！足见李白这种傲岸的人格精神是与陶渊明一脉相承的。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4]179}、“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4]861}，我们看看李白这些时而飞扬时而低回的诗句就知道酒是诗人的翅膀，借着它诗人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回旋、飞舞，也或者说在撞到现实这堵生硬冷酷的墙壁时，疲惫的诗人的心需要酒这样一个减震器来缓冲、减弱那巨大的震荡，竭力维持一种平衡，防止人生这辆大车半道颠覆。

三、酒，酿造神采各异诗风的发酵剂

同样酒助诗兴，同样借酒消愁，陶渊明与李白这两位大诗人的诗风却不尽相同，呈现出风采各异的神韵。

陶诗中的酒“水”性特征更多一些。我们读陶诗，往往心神宁静，恬淡安逸，如回到久违的童年乡村，沿着一条清澈活泼的溪流回到那熟悉亲切的老屋。我们记得他的春天是“迈迈时运，穆穆良朝”^{[1]8}、“有风自南，翼彼新苗”^{[1]8}；他的夏天是“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1]393}；他的秋天是“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1]223}；而他的冬天则是“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1]352}。在他微醺的温和目光里，人间四季呈现出的是这样自在的大美。这些表达是真切自然的，没有修饰更无夸张，仿佛只是平淡地说出了四时物候。也正因如此，在崇尚绮靡尖新诗风的南朝，他的朴素渊洁并不为人所赏识。甚至他的好友，东晋著名诗人颜延之也并不重视他的诗歌才能。在谢氏为陶渊明写的《陶征士诔》中说他的诗“文取指达”^{[9]790}，意思是他的诗可以达意，似乎无其他成就可言。而刘勰的《文心雕龙》甚至没有提到他。钟嵘在《诗品》中虽然赞他“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10]41}，但也只是把他排在中品，认为曹植、陆机、谢灵运等才是一流诗人。真正深刻理解陶渊明并把他推上文坛的中心地位，使后世文人学士聚焦并发现其奇光异彩的人是宋代大文豪苏轼。苏轼对陶渊明的崇慕不仅在其人格，在诗歌艺术上也对其大加推重。他在《与苏辙书》里说陶渊明的诗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2]35}，以这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可谓精辟。陶诗的美正如赤脚于溪边浣纱时的西子，素面朝夭却神清骨秀、气韵天成。而在那质朴的底蕴上飘逸着的那一点“绮”、那一点秀媚，在那清瘦的骨干上嵌着的那点点“腴”、点点丰美，或者正是诗人灵魂深处飘散出来的阵阵“酒香”。

李白的诗歌给予我们更多的却是酒的另一个特质——“火”。我们读白诗常常心潮澎湃，不能自己。我们的内心跟着他所点燃的火一路燃烧，一路探寻，痛苦着他的痛苦，快乐着他的快乐。他带给我们的往往是一种痛快的审美体验——痛并快乐着。同样的酒中四季，李白与陶渊明的多有不同。他春入酒家“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4]341}；他夏日里游吴越“若耶溪旁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4]246}；他秋日醉酒“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4]963}；冬天的夜晚他一杯在手，感慨时事则“孤月苍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4]910}。再比如他喝得爽快时吟道“嘯起白云飞七泽，歌吟绿水动三湘。”^{[4]686}这酒喝得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气壮山河！他的酒又往往与山水相连，常要喝到天上去，如“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醖醅”^{[4]367}，再如“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4]953}，这酒又喝得何等的狂放！何等的浪漫！李白生就的任侠之气还让他的酒喝得“杀气腾腾”，如“月色醉远客，山花开欲燃。春风狂杀人，一日刷三年”^{[4]670}，又如“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4]951}——他的雄壮的气魄、超绝的想象简直就是挥舞江山、激扬文字了。

李白诗中使用的多是情感、色彩很浓烈的意象，如前面提到的孤月、霜白、冰峥嵘、白云、鸭头绿等。另外李白的诗歌节奏明快，意绪转换也快，像“落花踏尽”、“笑入”，像“风落帽”、“月留人”，有一种此起彼伏、盘旋向上的曲折风致。他喜欢用的词语往往动感十足，想象奇特，极富张力，给人带来拔地而起、腾空一跃的审美感受，如“嘯起”、“歌吟”、“开欲燃”、“狂杀人”。李白的“酒”是高度五粮液，“酒味”如此浓烈，是流窜于血液中的火辣辣的力、飞扬于诗句中的鲜艳艳的美，而陶公的“酒”是那种农家自产的低度米酒，给我们小醉微醺的温和朴厚之感。他的“酒”，色彩也是冲淡的黄褐色吧，不事张扬却有着安定恒久的泥土的色泽。我们看前面所举陶诗里所使用的一些词语，如“迈迈”——缓缓运行的意思，“穆

穆”——清静美好的意思，“翼”——轻抚的意思，“澄”——洗净的意思。他习惯于把本无动感的形容词用作动词，这使得语言呈现出舒缓、优雅的美感。再有“悠然见南山”句的“悠然”，“飞鸟相与还”句的“相与”，这些词给人的总体感受是安详、从容，而不是紧张、激动。他的诗歌里很少有李白那些夸张、想象等手法，他的特点是纯净、自然。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对陶诗风格总结的非常准确，即“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因而，笔者很赞成用朱光潜先生提到的“和谐静穆”^①一语来形容陶渊明的诗，但不同的是他说的是其艺术的最高境界，笔者所指的是陶诗的整体审美特征。

四、酒，折射不同精神内涵的多棱镜

虽然都以诗酒著称，以“酒”意象入诗，其思想也同样受着儒、释、道三家的影响，但身处晋宋易代之乱世的陶渊明与身处盛唐的李白毕竟还受着各自所处社会环境、时代氛围，以及个人经历、性情气质等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陶渊明与李白的思想差异及精神内涵之不同，在“酒”意象使用的细微差别里也清晰可见。比如同样是饮酒作诗，陶诗更多显露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虽然“种豆南山中，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1]85}，如此劳累辛苦，有时还拮据窘迫到无酒可喝的地步，如其在《九日闲居》诗前小序中所说“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1]71}，但是诗人在清贫的田居生活中饮着浊酒，吟咏诗句的心境大多是恬淡、安适的，他的功名之心相对于李白要浅淡得多。他的四言诗《归鸟》写道“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矰缴奚施？已卷安劳？”^{[1]53}从这样一个自在飞翔、远离猎人视线的飞鸟意象我们看到的是诗人那翱翔于天地之间、挣脱了名缰利锁的灵魂，如此悠然，如此怡然。在与自然的契合里他为自己的心灵搭建了一个简朴而安稳的巢，这个巢也成为后世很多文人高山仰止的一个归宿。梁启超先生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曾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微笑。”^{[1]21}他的精神与自在世界常常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和谐天然的美，他自己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精神与他所在的那个世界密不可分。所以他虽然明白“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1]67}，却能“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1]67}。所以虽然是“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1]72}，物质上这样的清冷，却仍然可以“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1]72}，精神上这般的安适、自信。而这自信不是盲目的，后世的仰视已为他做了最好的注解。

在我国从秦汉以来就以儒家仕进为主流的文化背景下，道、佛思想往往间杂其间并影响着诸多士子的处世之道。隐逸对于文人士子们来说似乎是在“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悲剧意识下的无奈选择。然而对于陶渊明，从他的诗文、品格、个人生活中，我们已对他的“真”毋庸置疑。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个乱世，国家四分五裂，士子们可仕可隐，时代精神并不像唐代那样昂扬奋进，士人们的价值观也没有唐代那么趋于统一，对于功名的追求及入世的倾向也就没有那么强烈。另一方面，陶渊明朴厚渊深的性情，恬淡闲适的气质也让他对半耕半读、诗酒娱情的生活安然自得。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12]2148}这说明同样经过波折磨难的苏轼是真正理解陶渊明的。所以陶公不会像李白一样常常酩酊大醉，他是半醉半醒之间自有其“酒”之真意。王维曾说陶渊明“屡乞而惭”^{[13]1088}，只因当年不肯弯腰见督邮，结果“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13]1088}陶公又何曾终身“惭”呢？虽然他在《乞食》篇中说到“叩门拙言辞”^{[1]103}，并以“乞食”为题，但实际是去借贷，而且未见得就是“屡乞”，此诗要表达的主旨也不是“惭”。因为整首诗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诗人“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相知，言咏遂赋诗”^{[1]103}的快乐。虽然后面他说“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但那只是自谦之词，并非真有羡慕韩信仕途通达的意思，否则他不会在诗歌最后说“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可见陶公这里隐含的一个话语是：即使因摒弃仕途而忍饥挨饿，即使负了“人情”，也不会改变他的人格操守与人生志意。这与他在另一首诗歌《饮酒二十首》其九中所说的“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1]256}可谓异曲同工。也正因如此，清代沈德潜才会说“陶诗陶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14]521}这里虽然说的是陶氏的诗歌风格多样化，难以尽得其妙，但笔者以为诗歌风格蕴含或体现了诗人的胸襟涵养，陶公胸中那不可到

① 参见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6页。

的“浩然”之处,正是他的境界所在。一生未受贫寒之苦的王维站在“风流华贵”^①的“小资”立场上恐怕是难以理解陶公那“草根”的快乐的。

而李白本就高自期许,又曾奉旨入京,供奉翰林,一时名动京师。后受累于人事,才被迫离京。是故,李白的“酒”比陶公的“酒”必然多几分激愤,也多几分苦涩。我们从以下几句诗中流动的意脉对比中就可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比如同样是独酌,陶渊明是“静寄东轩,春醪独抚”^[1],李白则是“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4]1062};一个悠闲地坐于东窗之下,浅斟慢酌,另一个却狂歌乱舞,还要拽上天上明月、地上花朵。再比如同样是与友人对饮,陶公是“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1]133},而李白却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4]179};陶诗里流动的是农闲与邻人惬意相聚的时光,他喝的虽是家酿浊醪,却安适自得,生活虽清贫却能随意地亲和怡情,李白的情绪里流动的却是痛与无奈之后的狂放,虽美酒佳肴,亦只是想“同销万古愁”。陶渊明在亲近自然的诗意生存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而李白的时代和他的个性特点注定了他的漂泊——他永远在路上。

李白毕生追求的理想得不到实现,则移情山水,但他做不到像他自己所说的那般纯粹地“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4]705}。他的独立傲然的本我要求他那么做,但他那受了儒家思想熏陶的自我又在提醒他现实的功名、责任。他有一定程度的解脱,但不是陶渊明那样的全部。在李白这里,“道”是站在“儒”之后的。他常说的是“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4]485}，“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4]978}。李白除了功名之志,骨子里还有“仙气”、“侠气”,所以他终不至于杜甫的愁苦到底、始终“脚踏实地”。他时时会从滚滚红尘中抬起头来,望向天空,飞向山水,在对生命本体的孤独体认中得到间或的解脱。因而他会时而跟自己和解,去亲近自然——“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4]1078};时而与酒相许——“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4]367}。当然李白所处的主要是盛唐,他的时代也还没有完全让他透不过气来。这也是鲁迅所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15]这段话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陶渊明与李白这两位历史上最爱酒的伟大诗人,他们一个喝得闲适冲淡,一个喝得豪放激切;一个是浅斟慢酌,自得其乐,一个是狂歌痛饮,甘苦自知。所以伟大与伟大也是不同的:陶渊明的伟大在其超脱,在其对生命本身及自然的深刻体悟、热爱及其诗意的生存与明净的表达;李白的伟大在其洒脱,在其对人世自始至终的关注、同情而又能寄情山水,放逸痛苦,留下隽永清拔的形象与诗篇。

[参 考 文 献]

- [1] 袁行霈. 陶渊明集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2] 陶渊明资料汇编[G].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 彭定求. 全唐诗[M].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4] 李白. 李太白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5] 程俊英. 诗经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6] 林庚, 冯沅君. 中国历代诗歌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7] 鲁迅. 鲁迅全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 [8] 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9] 萧统. 文选: 第57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0] 陈延杰. 诗品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 [11] 梁启超. 陶渊明[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 [12] 苏轼. 苏轼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3] 陈铁民. 王维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4] 王夫之, 等. 清诗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15] 刘大杰. 鲁迅谈古典文学[J]. 文艺报, 1956(20).

[责任编辑: 朱飞]

① 钱钟书《谈艺录》中说“王右丞田园之作,如《赠刘蓝田》、《渭川田家》、《春日田园》,太风流华贵,持较渊明《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有会而作》等诗,似失之过绮。”诗人之精神境界与诗歌风格密不可分,由此亦可见维与潜之差异所在。